大日本史

自一百二十六
至一百三十

昌平坂學問所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一三二一六 號
二七 函
一三 架
五三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三二一六 號
五三 冊
一三八 函
一一八 架

四十三

史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39)	
函號	138	102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大日本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五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藤原園人

藤原緒嗣 子春津

清原夏野

藤原園人中衛大將房前孫大藏卿楓麻呂長子也公卿補任寶亀末叙從五位下為美濃介天應

元年遷備中守延曆初歷少納言右少辨安藝
備後守為太宰少貳既而為豊後守（續日本紀）遷大
和守入為右京大夫所在著績称為良吏百姓
追思為立生祠稍遷治部太輔右太辨大藏卿兼
相模守大同元年轉宮内卿任權參議遂為眞兼
皇太弟傅累授正四位下勲二等為山陽道觀察使（補任）
奏曰西海道年中上都雜使其數繁多而此道疲
弊異於他境撿察其由牽緣迎送無息不得顧
私望請西海道五位已上自非秩滿解任者不
聽輙入京敕許之（類聚國史 三代格）二年又奏曰備
前國解偁書生等言已等白丁課役之民而
長直公事不顧私業或久經京丁永妨農業
或巡行部内私費人馬身勞不異郡司榮祿
還無所賴伏望時告官司借貸正稅各救窮
之國司勘之事有合矜仍請使裁使等商量
賞則招人餌則聚魚若不優矜則部内公文
將託誰人望請當道諸國隨國大小正稅一
萬二千束已下八千束已上每年借貸令自

勸勉救宜差量給之若有未納令國司塡之立為恒例畿内七道諸國亦宜准此（三代格）久上言播磨國内封戸巨多運租之勞於民為弊加以界近都下雜用繁多動用穀頴不足支用不動之貯只九萬斛熟尋其原田封戸之數多也伏望減省春宮坊竝諸寺封五百戸移附東国即収其租以為不動然則弊民斯息貯物自積許之三年奏當道播磨備中備後安藝周防等五國去延暦四年以降二

十四年已往庸竝雜穀等欠負其數不少良由頻年不稔人民彫弊也今將追辨本色國司則或死或替幹濟難成百姓則且病且飢運進太難伏望欠負之物一抜頴稲混合正税庶於公無損於私得便但任觀察使以來一依舊令辨進許之（類聚国史）是歳轉民部卿行北陸道事（補任）四年奏言伏按去四月二十八日詔書偁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免咸皆赦除者非常之恩率土幸頼凡厥大小

誰不霑澤方今當道諸國損弊年久公途難辨當時宰吏或有欠負雜物擬息則罪逢赦降勘物則實在貧民使付後任還移前咎相續催煩輸轉不絶准之事由元非狹情此之枉法輕重自分伏望大同元年以来調庸雜米等未進者官用有限支料頻乏並須依數催進自餘雜未納未進之類在恩詔之前者悉從免除庶使窮困人民永忘舊歲之責見任國司頓絶前官之怠許之其京畿並諸國准之（類聚国史）累進正三位中納言弘仁元年轉大納言（補任）奏言謹按去延暦十四年閏七月一日敕減諸國出擧正税息利率十束拔利三束由茲觀之矜百姓之罄乏惜崩俗之弊衰也大同之初改張此例更率十束收利五束爾来迄今彫損滋甚水旱疾疫頃年相仍僅賴今歲之豊稔少慰先時之菜色然而窮困之民未得興復備償之煩當從輕尠伏請論定公廨及雜色稲出挙息利始自今年一

依延暦十四年敕行之庶令改重從輕濟弊拯益敕許之二年奏言夫郡司有勞之胤奕世相承郡中百姓長幼託心臨事成務實異他人而偏取藝業永絕譜第用庸材之賤下處門地之勞上為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決斷無伏於公難濟於私多患望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遂無其人後及藝業詔應變設教為政之要權高時制宜濟民之本務故昔堯舜異道而天下歸仁湯武殊治而蒼生欣賴

朕還淳返朴之風未覃下土興滅繼絕之思常切中襟夫郡領者難波朝廷置其職有勞之人世序其官逮于延暦年中偏取才良永廢譜第宜依來奏明年又奏夫量能授職邦教攸先訓俗宜風郡司是寄故任當其器則庶績咸康委失其才則政治自亂加以譜第未事既復舊例奕世相繼義在家貿是以國司簡定銓擬上言無賴之徒不領銓擬之例或身在京弟第相告抑退國選遂奪其位一民之志未有推服百里

之任何能可堪臨事面墻操刀傷錦其之為弊古今一揆望請銓擬郡司一依國定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或鮮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将来敕依奏但主政帳不在此限（三代格）三年為右大臣（補任）四年奏念舊酬勞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今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既役其力病患之時即出路邊無人看養遂致餓死此之為弊不可勝言伏望布告京畿早從禁止庶令路傍無夭枉之冤天下多

終命之人敕宜令加禁制猶致違犯者五位已上注名奏之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杖一百臺及職國知而不糺及條令坊長國郡隣保相庇不告並與同罪牓示要路分明告知（類聚國史）五年進從二位（補任）奏去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迄于三年又廢三月節大嘗為省貴也今正月二節復于舊例九月節准三月去弘仁三年已来更加花宴准之延暦花宴獨剰此之大同四節更起顧彼禄賜庫貯罄之

伏望九日者不入節會之例須臨時擇定堪
文藻者下知所司庶絶他人之望者大藏之
秖又奏去延暦十年車駕幸交野此時禁畿
内國司獻物而此年間曾無遵行寄言貢獻
還煩百姓不穩之譏相繼無息伏望自今以
後一切禁斷但臣下之志私有供進者不在
禁限許之類聚國史又奏諸國所收官物本倉色
目具注税帳而國司或非其人有便郡稲即
充公廨當土百姓不得擧給遠授他郡徒疲

往還是以不便之處物數有剩至于交替通
計諸郡名無欠失實與帳違積習成倍其弊
未改出雲國最多此類縱令甲郡應貯而納
乙處枉賊作亂還致失火帳注全倉物既灰
燼公家之損莫過斯甚伏望自今以後下知
諸國依帳收納甲乙之郡不許通計若本倉
相違准狀科處庶令官家少損黎民濟息類聚
國史三代格八年奏依太政官延暦十八年四月
十三日符畿内五國郡司一居内考率由近

埒都下驅策殊甚准於外國不可同日今如此輩未出身前相競如林既得考後詐告病假亦曾闕奔郡務誠是欺犯朝章伏望自今以後有斯類者國司勘實一從還本若有國司受彼請託輙解却者准狀科附不從寬典庶遏奸源以勵後進敕並許之三代格九年薨年六十三帝甚悼惜遣使監護喪事贈正一位左大臣稱山科大臣日本紀畧補任嘗奉敕與萬多親王撰姓氏錄本書序紀畧子濱主從四位下安藝守續日本後紀

藤原緒嗣式部卿百川長子也補任延暦七年加冠殿上其㒒頭巾子賜乘輿之所御即授正六位上補内舍人賜劔敕曰是汝父所獻也汝父壽詞于今未忘每一思之不覺淚下今以賜汝宜莫失焉尋賜封百五十戸既而進待五位下續日本後紀補任補侍從為中衛少將十五年兼常陸介内廐頭俄還衛門佐明年兼内藏頭轉衛門督兼出雲守為右衛士督

苦

二十一年行幸神泉苑宴闌令緒嗣彈倭琴召右大臣神王耳語良久乃涕涙更召皇太子及親王陪飲上即詔曰微緒嗣之父朕豈得踐帝位哉雖知緒嗣年少爲群下所恠而其父元功朕尚不忘宜拜參議以報宿恩神王奉敕使起引唱續日本後紀乃拜參議持賜別封白戶二十三年兼山城守補任明年詔與菅野眞道議政事得失緒嗣曰方今天下所苦者軍務土木停此兩事則百姓休息帝善之

紀略大同中爲山陰道觀察使俄遷畿內觀察使兼侍從左大辨尋兼刑部卿遷東山道觀察使兼陸奥出羽按察使續日本後紀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而鎭兵三千八百人一年糧料五十餘萬束因此百姓靡弊倉廩空虛如無蓄積何防非常加以往年每有征伐必課軍糧於坂東伏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奥公廨以陸奥公廨留收官庫然則公私得所實愜便宜又奏陸奥國國司鎭官等各以

公廨作差令舂米四十餘斛雇人運送以充年糧雖因循年久於法無據但邊要之事頗異中國何者苅田以北近郡支軍糧信夫以南遠郡稲給公廨其去國府二三百里於城柵七八百里事力之累不可舂運若勘當停止必致飢餓請給舂運功為例行之並許之類聚國史遷右兵衛右衛門督停按察使歷近江美濃守遷宮内卿兼河内守弘仁八年拜中納言累進正三位民部卿十二年轉大納言

續日本後紀十三年奏言臣昔忝陸奥出羽按察使道經東山略問百姓之苦天下重役莫過驛戸夏月飲河不顧產業冬日覆霜常事遞送雖寛免其庸徭勤苦倍於平民伏請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毎戸量給借貸稲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類聚國史三代格叙從二位兼皇太子傅續日本後紀補任及淳和帝修大嘗緒嗣與右大臣藤原冬嗣等侍清涼殿奏曰聖主相續大嘗頻御天下騷動人民

多瘢然神事不得已今年大嘗須停飾省弊帝喜之冬嗣請令緒嗣撿校其事許之緒嗣亦請以中納言良岑安世参議伴國道等為撿校便以治部省廳為行事所唯斎院卜筮定之宮内省為悠紀所中務省為主基所權作屋用之但斎場依例設於北野凡玩好金銀刻鏤等飾一切不用標以賢木造之用橘并木綿類書悠紀主基字著樹杪以清素供神事耳（類聚国史 紀略）所用正税悠紀主基各十萬依國司之請各減五萬以従省約又運悠紀主基両國雜物擔夫各給路糧（類聚国史）天長二年為右大臣納封一千戸以助國用九年為左大臣（續日本後紀 紀畧）仁明即位進正二位弘仁以降十上表辭職三朝優詔不許至是以衰邁不堪務固辭之乞骸骨請減職封五百戸亦不許承和二年賜攝津島上郡荒田三町明年請辭職田職分資人雜色考人衛士以助國用不許四年歳飢緒嗣上表曰臣年老

病童出入絶望在床引日既過一紀臣竊見
天下宮庫空罄國用闕乏況今年不稔衣食
共損倉庫不實何知禮節夭長之初臣已上
竟見奏言省不要之官斷文華之費而臣今
嬰疾空積星霜曠官之責可謂其首夫文章
者歴代不朽也豈口奏其言而久居職哉加
以陰陽不調責在臣子伏望停不當之號聞
賢德之進然則天道無災自作中興非敢逃
天澤之榮名飾之利不許尋賜山城宇治郡

公田若干十年屢上表乞骸骨詔曰省表
具之深以悲感朕自在大哀荒襟逆繆雖
迫遺制不能自勉是以政無大小聽于冢
宰然則恩信之勤須倍常日託委之情當在
此時而認意褫服致誠懸車前後累表確乎
不移殆將依請則具瞻之寄闕之於國縱不
遂望則高舉之求損之於公畢景終宵思朕
成疾然義不在飾信終帰誠頻抑冲衿恐傷
乃懷故屈朕懇慕申公謙退望朝端而空座

辭台階以生塵徘徊于此心無所厝但至道不限大忠無終公家之有無王室之利害言之不諱議而不盡自後猶相累幸勿金玉乃音是乃所以相共終始之大望也春寒想强加飡旨不多及於是致仕未幾薨年七十称山本大臣(續日本後記補任要記)帝遣使監護喪事遺言不受詔曰念切惟深懷德卽舊總天工之綱紀爲人臣之重望況乎自朕幼冲翊比王室志同鷹隼操均松筠夫哀以悼往榮以飾終宜崇寵贈用光幽懷可贈從一位緒嗣曉達政術卧治庶務國之利害知無不言但偏信先人之言不容後說以是得譏(續日本後記)嘗撰姓氏錄及日本後紀子家雄春津家雄從四位上左兵衛督天長中卒年三十四性清介有家風好典籍兼善歩射人惜其未及執臺簡而早卒(類聚国史)

春津風姿美麗清警寛雅天長中擢左近衛將監遷皇太后宮大進承和中爲侍從拜右

馬頭及父致仕其第三表使春津進之敕曰左丞相藤原朝臣公先朝之元勲而朕之舊德也近功成名遂帰老於第朕以几杖禮優之不敢負公之故也然政之資賢相猶病之待良醫永言于此憲慕彌深夫鬼神有智體清慎者壽命永福禄無主覆忠孝者子孫昌正五位下右馬頭藤原朝臣春津是公之孝子特可進階品以慰目前可授從四位下嘉祥末丁母憂去職未幾奪情起之任右兵衛督仁壽初衛門遷刑部卿至從四位上兼但馬守貞觀元年為備前守並不之官續日本後紀文德実録三代実録是歳卒年五十二春津家世貴顯貲財甚富居宅營搆最務鮮華而性寡嗜欲不貪財利惟愛馬時時觀之以為娯玩養間里第朝參頗希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也三代実録

清原夏野初名繁野三原王之孫小倉王子也續日本後紀補任延暦二十三年為内舎人小倉

王表請繁野及小倉別王之孫内舍人山河等依大上王故事同賜清原眞人姓旦繁野名觸皇子諱繁為夏許之大同中歷中監物遷大舍人大允弘仁中補藏人叙從五位下為宮内少輔春宮大進轉春宮亮兼讃岐伯耆下總等守補藏人頭兼左近衛中將近江權守（補任無權字今據三代格）任參議天長元年累進從四位上（補任）奏曰國中之政朝集使當奏言而或附史生至于問政譬如面墻伏望差官長

副史生一人其國滯政面陳於王階之前然後罷遣但有可奏於王階前者雖非朝集使聽入京無可奏之事雖朝集使不聽之又奏除不堪佃之外別有常荒田百姓耕作國司徵租民畏此迫常憚耕食伏望一身之間永聽耕食但六年之後徵租如法敕並從之（三代格）明年進從三位任中納言兼左兵衛督三年遷兼左近衛大將民部卿（補任）奏曰設置八省職寮相隷百官守職庶務倶成一事有闕

萬事皆緩今親王任八省卿此人地望素高
不得執職無知碎務是故官事自懈政追日
蕪非是庸愚之所致因地勢使之然也凡官
人遷代必署解由至有欠物不免償物望請
黜定数國為親王國迭任彼國身留京都意
欲居京官者須聽一兩人若有守闕者不補
他人其料物者納置別倉夫無品親王之用
從之三代格七年為大納言補任淳和帝幸其雙
岡山莊擇文人三十人賦詩授妻葛井庭子

從五位下類聚國史紀略八年叙正三位九年為右
大臣大將如故補任初藤原不比等作令傳歷
年久當時學者互作異同乃詔夏野疏決壅
滯解釋文義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
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論辨折衷作義解
十巻十年書成奏之上表曰臣夏野等言逖
聽列辟略閲縑緗踐歷登皇乘圖稱帝莫不
發號施令張經緯而理邦齊禮畏刑設隄防
以濟代者也雖云龍鳳異記文質遞興至於

訓俗庇人殊塗同致伏惟聖主道充四表德被百王拱巖廊以垂衣臨寰區而作鏡彝倫攸叙禮樂交通鳴化所覃華夷感悅然猶宵衣宣室恐萬機之有愆晏食合宮念冲旨之不愜遂降冲宮搜揚法家以為前儒解釋遞有乖向淺深易混輕重難詳臣等識謝張蒼業非陳寵謬以庸弊叨應明詔或筆或削一增一損其疑而不決闕而未明皆仰稟宸規斷之聖覽據時制爰合古便今誠可改生靈

之視聽為皇王之模範者也哉成十卷名令義解星霜五變繕寫切遂拜表呈奏狀深戰越（令義解）仁明即位叙從二位承和元年嵯峨上皇幸雙岡莊進其子瀧雄澤雄秋雄位先是夏野屢請解大將不許四年上表又辭唯罷大將不許還食封尋薨年五十六（續日本後紀紀略）贈正二位稱雙岡大臣又以創比寺稱比大臣（補任）子瀧雄秋雄瀧雄天長中任右兵衛少將累遷雅樂頭居父喪哀毀過禮朝廷奪

情以本官起之三代実録嘉祥末進從四位上尋為安藝守遷中務太輔貞觀中丁母憂解職詔起復五年卒于官年六十五文德実録三代実録秋雄工射藝善挽強弓兼和初為侍從遭父喪解官明年詔以本官起之伴健岑等謀反遣秋雄守大枝道貞觀中至從四位上右兵衛督秋雄不脩細行飲酒過差晩節最甚十六年卒時年六十三續日本後紀三代実録

大日本史巻一百二十六終

大日本史巻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五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滋野貞主

小野岑守

藤原三守

安倍安仁

藤原吉野 子良近

朝野鹿取

藤原良縄

滋野貞主尾張守家譯子也貞主身長六尺二寸以文學著大同初奉文章生試及第弘仁中為大內記叙外從五位下遷圖書頭為東宮学士天長中叙從五位上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秘府畧（文德実録 類聚国史 公卿補任）仁明帝即位歷內藏頭宮內太輔兼和中歷兵部太輔彈正大弼叙從四位上任大藏卿兼讃岐守遷式部太輔拜參議為勘解由使長官（續日本後紀 文德実録）尋陳便宜十四事文多不載嘉祥初兼尾張守時太宰府吏多不良衰弊日甚貞主上表曰夫太宰府者西極之大壤中國之領袖也東以長門為関西以新羅為拒加以九國二島郡縣闊遠自古于今以為重鎮夫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因攄舊記大唐高麗新羅百濟任那等悉託此境乃得入朝或緣貢獻之事或懷歸化之心可謂諸藩之輻湊中外之関門者

也閔茲有德為帥貳才良為監典若無其人選取辨官式部頃年以来絶而不行近得蜚語云彼吏或擊目閉口似避時之人或忘耻貪財為聚斂之吏府司國宰莫不悉傷若如此不變恐噬臍不及臣聞此語心神罔措雖此之蜚語有何信據而臣子之理何不預憂又聞少貳小野朝臣恒柯筑前守紀朝臣今守有意執諭無力矯枉未審虛實唯得耳剽臣不勝血誠伏觸逆鱗言詞切直不省還宮内卿文德即位授正四位下兼相摸守仁壽二年毒瘡發唇吻詔賜醫藥中使相望於路未幾卒年六十八遺戒子孫殯殮一從儉薄身死之後唯齋供而已負主雖有度量涯岸甚高而天性慈仁恐語傷人其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選叙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愍惜焉初負主之宅在西寺之南捨而創寺奏請為西寺別院管構摸唐慈恩寺因號慈恩院（續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小野岑守大德冠妹子玄孫也父永見征夷副将軍(補任)岑守長吏事(政事要略)延暦末為権少外記大同中任幾内観察使判官超授従五位下(類聚國史 補任)歴右少辨式部少輔嵯峨在儲宮岑守與菅原清公等侍讀弘仁中為内藏頭歴陸奥阿波等守入為治部大輔叙従四位下兼皇后宮大夫十三年任参議兼太宰大貳(補任)明年以民困乏欲令管内九國佃公營田於是詳録事實陳其區畫上表曰洪水滔天大旱鑠地自然之數大聖無免唯堯湯之世有十年之蓄不聞道殣相望弃捐溝壑者積蓄多故也方今頻年不稔雜加疫癘臣所忝道非常被害賑恤數加府庫稍罄寛政頻行民猶不足比屋無爨炊之烟連戸多荒凉之門因斯薄賦省徭既闕支度之務公用守常貴民輸貢之費償非通變治恐難致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劉子曰明主務修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民不必法古害於事不可

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溺於故律儒者拘於舊禮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代之民猶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痊瘕臣愛易常制輙上新議事之由趣具列表左既免調庸兼給糧食於民為優於上為覈又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通計有十年之食雖凶年水溢民無菜色今之所議九國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税永代之蓄不謝上世伏冀倉廩之實指期可待禮節之知不在遐年敕議其便宜公卿議曰岑守所言抑有可取但古來所行誠憚卒改試限四年依請行之（故事要略）天長年卒（類聚國史日本紀略補任）岑守與中納言良岑安世中進從四位上為勘解由長官兼刑部卿七中務太輔朝野鹿取等撰内裏式（本書序）先是行旅太宰府者露宿道傍往往嬰病致死岑守為大貳建續命院以備行旅止宿以謂不

籍公力恐久而廢替乃叙本意修解文曰管九國二島之民或公或私往来相續其求輕者暫經時月其事重者竟歳始還容宿於府倉之下賃寄於閭閻之間若疾病纏身手足不便官舎督察非養病之処主家争趁皆斃死之人遂使露臥道路暴死風霜縱有時得痊愈亦以飢寒死者十而八九矣見其如此心深敕恤聊建續命院一処檜皮葺屋七宇鼎一口墾田百十四町以擬飢病有志無力度銭萬一地偏人遠執擬難固轉以属人更增陳廢若不藉乎公力恐癈頽之竟空伏望令府監或典一人及觀音寺講師勾當其事替代之日一事已上皆依實勘付若不加修理令致破損及非法費用等之類並以官法論解文未上而卒後其家追請敕下所司依所請勾當之官遷替之日與奪解由一准國司續日本後紀三代格子篁自有傳

藤原三守參議巨勢麻呂之孫阿波守真作

之子也初為主藏正大同中累遷美作權介内藏助叙從五位下拜右近衛少将弘仁初歴藏人頭内藏頭兼春宮亮進從四位下除式部大輔兼左兵衛督七年拜參議兼春宮大夫十二年叙從三位任權中納言補延暦寺別當再兼春宮大夫三守以龍潛之舊恩殊蒙寵遇帝讓位御嵯峨院三守請解武官給仕院中辭旨懇切自解劔殿上觀者愍之淳和知其不可奪聽帶權中納言侍上皇天

大日本史 巻之百二十七 七

長中歴兼宮内刑部卿轉大納言兼兵部卿彈正尹仁明即位進從二位兼皇太子傅承和五年拜右大臣七年薨時年五十六稱後山科大臣（續日本後紀補任）遺參議文室秋津等就第宣詔贈從一位參議安倍安仁等監護喪事三守立性温恭明于決斷登入大学受習五經好招引文人接杯促席遇諸塗則下馬而過以此得稱譽（續日本後紀）弘仁中與右大臣藤原冬嗣藤原葛野麻呂參議秋篠安人橋

常主等奉詔撰格式四人相踵薨逝三守研究論定至天長七年書成表上之類聚国史子有統仲統有貞有統従五位下侍従仲統参議正四位下有貞以婦為仁明女御被寵遇兼和中為冊彼以不之任以宮闈之嫌出為常陸権介入任右近衛少将貞観中歴因幡備中等守叙従四位上為近江権守十五年卒有貞不以権貴矜物而有忤其意未嘗回避焉三代実録

安倍安仁左京人治部卿東人孫父寛麻呂参議太宰大弐安仁身長六尺三寸姿貌瓌偉性沉深有威重弘仁中為山城大掾聴昇殿累歴中務民部少丞天長中除近江権大掾以藤原弟雄深相親善委任政事安仁為政強濟名聞朝廷秩限未満授従五位下除信濃介視事三年境内粛然任終之年進一階以奨励焉補蔵人頭三代実録補任兼和中歴兵部刑部大輔為院別當侍上皇于嵯峨先是院

事壅滯安仁臨職數月平理上皇甚親任之事無大小悉委決焉尋遷治部大輔上皇嘗從容評論諸國吏才以謂無若安仁初在信濃賜牙笏玉帶金魚袋及御衣一襲聞者相賀曰是宰相之鳴漸也累進從四位下拜參議兼刑部卿上皇謂安仁曰汝宜早居要職何久行山院之事七年兼左大辨停別當自後院事不理敕復兼別當辨官之務凌晨入衛安仁退公之後常詣嵯峨朝廷恤往還煩

劇轉大藏卿文德在儲宮為春宮大夫歷兼下野守彈正大弼為班河內和泉田使長官兼右大辨叙從三位拜中納言兼民部卿春宮大夫如故文德即位授正三位齊衡中領陸奧出羽按察使拜權大納言安仁老尚謙虛愛公如家謂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者少所食之邑於身有餘乃上表請減大納言所食給中納言之封帝嘉其有讓特許所請尋為眞兼右近衛大將無幾辭大將

表再上許之貞觀元年薨時年六十七安仁練達政體明解朝章每有奏議應對無滞至於假日教誡子孫有八子貞行宗行清行興行最知名續日本後紀文德実録三代実録貞行自有傳興行貞觀中授大内記勘解由次官敘從五位下尋爲遣大宰府推問密告使元慶中歷民部少輔累遷上野介初清和帝遭太皇太后崩喪服期未决令諸儒議之興行與焉三代実録

藤原吉野太宰帥藏下麻呂孫參議綱繼子也性寛弘能容衆自少遊學手不釋卷而不恥下問見賢己者勉勵思跂焉弘仁中歷主藏正美濃少掾春宮少進敘從五位下除駿河守境内肅清以强濟聞淳和即位入爲中務少輔遷左近衛少將天長中進從五位上任左少辨兼伊豫守爲畿内觀察使進從四位下歷兼皇后宮大夫右兵衛督任參議兼式部太輔春宮大夫敘正四位下兼右近衛大將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仁明即位授正

三位請解宿衛之職陪于上皇寛和初為中納言上皇晏駕之後絶不朝參累表辭職不許頻遣中使強起視事尋以親老請解職侍養亦不許吉野性至孝定省温清造次無違其父嘗聞有鮮肉遣人索之庖人以吉野不在新固不與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滂泣責讓庖人終身不復食肉教誨子弟接以温裕雖有過失未嘗作色而至執論則無所回避寓住之處常種樹時人以為王徽之種竹之

風九年坐伴健岑事貶太宰員外帥頃之還配山城不許入京十三年薨年六十一（續日本後紀）

子良近

良近風度清美容儀可觀雖無學術以政理見推天安二年起家為刑部大丞式部少丞貞觀初為伊勢介就路召還拜右少辨四年丁母喪解職詔以本官起復之為次侍從任越前權守數月任右中辨十四年少納言正岑王等以病喪不就職因敕良近行少納言

事明年為土佐權守遷左中辨十七年叙從
四位下遷神祇伯卒于官年七十五良近有
膂力嘗醉與人同車行戯曰吾能令此牛不
行乃以手擄車床閉氣堅坐牛張四足不前
某膂力過人如此三代実録
朝野鹿取大和人正六位上忍海連鷹取子
也為叔父朝野宿祢道長所子養延暦中請
復連姓敕追隆鷹取姓為宿祢鹿取少遊大学
頗渉史漢兼知漢音始試音生任相摸博士
後登科為文章生尋為遣唐准録事歴式部
少録左大史左近衛将監弘仁中補藏人以
藩邸侍講叙從五位下補左衛門佐尋遭喪
解官服未関起為近江介数年遷右近衛少
将轉内藏頭進正五位下歴兵部中務民部
太輔補藏人頭遷左中辨天長中検從四位
上除太宰大貳上表辞之不許續日本後紀補任及
趣任帝御紫宸殿宴餞賜御製御被召文人
賦詩雅樂寮奏樂紀畧十年拜參議兼和中兼

左大辨代藤原愛發爲民部卿上表以爲臣
頽及已臻當褫朝章而今以臣拜民部卿恩
貸不貲懼懃總萃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
愛發以茲顯職讓于愚臣以爲智涉古今此
詞允粃臣愚所乖捫已多懃伏望還収恩詔
免臣憂負不許數年兼越中守叙從三位并
其男女十九人賜朝臣姓十年薨年七十鹿
取多才藝立性謹慎臨事明了以吏幹稱續日本後紀

藤原良縄字朝台右大臣内麻呂之孫備前
守大津之子也風容閑雅擧止詳審興福寺
僧圓壹善相人見良縄曰必登卿相榮寵無
比退語人曰嗟乎於命獨有可惜矣承和四
年爲内舍人時同僚皆豪家年少奢侈放縦
無所拘束唯良縄動遵法度見者内懃咨自
修飾相語曰朝台來則若我去則莫不畏者
中務省啓令侍東宮爲太子所知愛擢藏人
嘉祥末遷左馬大允仁壽齊衡間換從五位

下為侍従兼播磨介拜春宮亮父大津在任
國得疾良縄聞而欲輒奔赴帝不許及山間
至逼血氣絶數刻乃蘇因去職詔奪情以本
官起之俄兼左兵衛權佐遷右中辨天安中
累遷任参議兼近江權守文德実録三代実録貞觀初
叙正四位下轉左大辨嘗於山城葛野郡建
一道場名貞如院其母紀氏為尼居住良縄
割俸祿充香火之資至此紀氏寢疾綿綴良
縄扶持不違左右衣不解帯目不交睫及其
歿解職哀戚過禮殆至毀滅數月後起復本
官是時右大辨南淵年名左中辨大江音人
班皆在良縄下良縄私語人曰二臣或碩儒
耆宿或朝家鹽梅吾齡少於二賢職居其上
出入進退常有汗顔左近衛少將藤原基經
少有風骨才望甚高時論皆謂非常之器也
先帝童其雅量最見親寵今共帯四位吾豈
應安席有少將帯四位者中將辭職是前賢
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懷慕遠之志久

塞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屢乞假職務頗廢久之年名為左大辨音人右大辨基經中將良繩遷右衛門督九年為太皇大后宮大夫明年卒年五十五良繩素性寛裕不好華飾孝謹天至忠信夙彰盡心奉上未嘗泄機事特為文德被信任寵待加隆内外之事悉委決之領諸司諸院別當之事未嘗有過失後母安倍氏性悍忌諸子皆得譴責良繩事之頃謹獨所愛重每至文德忌日講法華經終身不廢時人以忠孝併稱焉 三代実録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正躬王
山田春城
讃岐永直
伴成益

正躬王萬多親王子也幼而聰穎入大學讀

史漢善属文年十八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中授従四位下累遷弾正大弼刑部大輔右京大夫出為丹波守政尚清簡民不敢欺兼和七年任参議兼左大弁大和遠江守三代実録十三年法隆寺僧善愷告檀越少納言登美直名強売賎物過取屋直銭正躬王与同僚上讞将抵直名罪右少弁伴善男以為正躬為善愷地竊奏受善愷違法之訴於是下明法家議大判事讃岐永直博士御輔長道断

文曰検許状直名所犯准贓布二十二端三丈據職制律准枉法論合遠流是所告之罪闘訟律云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実事不得称疑官司受而為理者減所告罪一等今検諸弁所執彼此異論公私難弁然尋犯由緒此縁公事致罪可無私曲仍須従公坐法自流上減一等徒二年半即罪軽不尽其官贖贖銅五十斤者左大史伴良田連宗断文曰諸弁須議善愷申許者依令著俗衣然

後更許訴狀而正躬王等執云僧尼令雖設權
俗之法而元來未施行者其庶務皆以法令
為本今既設權俗之法何更稱元來未施行
又執云為備禁固處於閑奧防其逃逸理非
資助者凡禁人之體庶人皆知寧處於閑奧
可謂禁固乎又執云直名於國為姧賊之臣
於家為貪戾之子者又云直名為道發覺望
下僧綱自待利口求當訥舌正躬等審其姧
計不許自牒者凡設官分職各有司存理須

任法付所司何稱訥舌之有司破法奪他人
之職其鞫獄之官須置情平直無有愛憎而
妄搆異端鍛錬成罪斯所謂屈法申情者又
善男出牒其示違法之由而成益等執云於
辨官推訴訟是往古之舊貫非昨今之新意
是以申上官蒙処分所問者其稱舊貫事是
實也但元不識法意從舊例有違失者須隨
教喩之旨改正不可承循違法之舊貫而確
執不移可謂知意故枉法名例律之私罪者

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理須依盜贓五十端已上從加役流上減一等處徒三年身帶五位已上請減一等處徒二年半五位已上一官當徒二年餘徒半年贖銅十斤合解官者弾正大疏漢部松長斷文曰今擬成益岳雄等所執事緣公論情無私曲雖所行違法猶是公罪但餘辨所執尋其論緒頗涉私曲稽之律條可謂私坐者敎以彼此異論科斷不同覆問條奏

永直等皆稱擬諸辨所執可謂有私雖然未有所曲仍處公坐何者准律私曲相須乃成私罪之故者又問松長曰成益岳雄同為奏推之官而為公坐如何松長對曰今加覆勘前斷有失失錯之罪更無所避何者善男牒狀雖論律令數條不合奏推之理而無引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之律若有引此律諫彼諸辨而猶不兼者自從私罪之法而擬請所執既無此文又永直等勘僧善愷訴狀辨官應

受推拷否之狀曰正躬王等執論曰善愷無
進訴狀之日副手實結解就此等狀年月實
事既是明白也永直等猶稱不明遂斷違法
以此觀之勘発之興唯在永直等非是善男
意然則於此一事善男并諸辨俱涉誤失非
緣故犯據檢律條可為公罪但自餘違法之
事雖緣公事意涉阿曲准法而論皆是私罪
者又問所以善愷処笞四十永直長道等對
曰猶合処笞四十何者案所執辨官申上不

合俗形者然則辨官許容不合俗形准律官
人百姓共犯罪以官人為首仍許容之辨官
為罪首合処笞五十僧減一等合処笞四十
者既云許容之豈非挾私然則有私之説彼
此一同唯以未有所曲猶為公罪仍更詰難
公私之律上下失所相須之文廣注例義之
由永直等覚悟更無駁議以此論之既非公
罪何者名例律云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
私曲者注云私曲相須即是欲顯公罪之理

更起私曲之文私曲二字其義猶隱故兼私
曲之下設相須之注然則相待於私曲二事
全無一者乃名為公罪既云無私曲若此之
二事互有一者不合入公坐其文已顯明且
不公為私背私為公是公私不雜猶白黒之
自異然則公坐之中何得有私私罪之中亦
宜無公而長道等云有私無曲或有曲無私
仍為公坐者文義倶亂其誣已甚又云私曲
相須乃成私罪者仍按私罪之條終無相須

之句何以無據之傳説輙亂不疑之成文上
下史所公私混義是亦不通也後經數日永
直等更進所荅不盡之狀云私曲者謂私之
曲也相須之句者合私曲二字為一義連讀
之意也今如此説者私曲是一事若是一事
者相須之律終成空文加以衛禁律云弓箭
相須若云私之曲者豈是弓之箭乎舉此一
謬餘隨可知凡相須與不相須皆是法律之
細例且史書之中多有此文彼此同例更無

異義忽出新意殽亂舊文非但當時之戒當
貽後代之疑加以長道等勘云私與曲二者
相須乃成私罪其後乃變為私之曲既云明
法豈有起辭而前後殊論向背異執斯而不
正者恐涉於弄法又松長所答理不可然何
者諸辨所受訴狀多乖法式而復推問之日
頻致違犯尋其意緒皆不過資助於訴人以
左右其事然則資助之情本末理須一同受
推之咎故失復何殊別而松長前後殊言公

私變斷遂云受書一條當稱誤失自餘諸事
應為阿曲生節目於一事分輕重於同意欲
辨公私還憎曲直又答云正躬王等執論曰
善愷無進訴狀之日副手實結解就此等狀
年月実事既是明白者仍據諸辨問狀善男
問中已有不注指年月實事之條然則正躬
王等須當彼時悔悟所受訴狀已違法式而
其後明法博士等申返訴狀之日正躬王等
猶亦以手實結解執為明白之證明是故化

何得為失郎是松長自賊夫人之辭也又以問狀付永直等合決是非其後永直等對云諸辨問狀彼此異執有疑勾勘因依訴狀勘申者然則善男所問固為先覺何稱勘發之興在永直等乎謬妄如斯准的何據夫理有一途法無二致今明法之家公私異論輕重殊執各是自心遽非人説遂使視聽多疑取捨無准令之評議實罄愚管謹案名例律私罪謂不録公事私自犯者雖縁公事意渉阿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八

曲亦同私罪准據此律諸辨等自始受訴狀至于推問之日其所違犯已渉私曲然則処私之斷誠得其情所見如此不敢隱欺者式部少輔小野篁亦同善男之議遂坐受推善愷違法訴狀正躬及左中辨伴成益右中辨藤原豊嗣左少辨藤原岳雄並徵銅十斤奪官削爵續日本後紀小野篁之議據三代實録嘉祥元年詔叙正躬從四位下成益從五位上豊嗣從五位下正躬無幾為治部卿齊衡初為太宰大貳

妙選僚屬請橘良基臣勢夏井為少監貞觀
二年召還明年拜參議兼彈正大弼上表曰
正躬声華無算德望寧稱幸荷不時之崇恩
明參非據之重任分暉銑樹託泒銀潢猥負
丘山之恩慙無塵露之効况亦年鬢幺暮孫
息稍衆名編宗親之籍身耗府帑之資臣雖
才質空虛猶冀破家為國思大公貴内疚私
心因欲除諸子之王名與諸臣同齒列削宗
室之繁蕪省歲時之祿賞唯至女子蔭留一

身祿不及子於其降退式當悲吟竊見宗門
賜姓者多臣意所欲在平朝臣請除非女子
所有男兒皆賜平朝臣姓亦復諸姪希望者
同預於此矣顧骨肉於天然深愛雖存添塵
涓於國用篤誠攸企許之子任世王繼世王
基世王家世王益世王助世王是世王經世
王并世王尚世王行世王保世王等十二人
與叔父正行王子高蹈王等賜姓平朝臣五
年遷刑部卿越前權守卒于官年六十五任

世仕文德清和陽成光孝四朝為肥後介甲斐守至從五位上基世仕陽成光孝二朝為治部少輔相模權介至從五位下（三代実錄）

山田春城字連城右京人曾祖白金為明法博士該通律令言法律者咸資准據春城年十五入學嵯峨上皇使皇子源明就學擇大學生之儁者與之遊從春城應選與明讀諸子百家遂授丹波權博士以為勉學之資上皇崩仁明繼使卒業侍校書殿披閲秘書内

藏寮賜食遂授備後權少目遷備中權少目承和十二年對策下科明年為少外記仁壽元年授外從五位下頃之遂授駿河介三年請之任為政聰察吏民畏憚之境内駿河郡有神號阿氣大神新遷自伊豆國司白官建祠奉祀稱宜祝競說妖妄誑惑百姓春城考訊窮其姦狀歲時致享而已其秋以事入京諸儒攷判春城策僉曰尺木寸玉非無瑕郤況於大才古人猶況陞置乙第（本書乙作一或作丁按上）

〔云承和十一年對策丁科此不當云 置丁策作一者蓋乙字訛故今訂之〕叙從五
位下歴勘解由次官玄蕃頭天安二年遷左
京亮兼大学助時臥病京職煩劇不能理事
因罷亮尋卒年四十九春城性甚寛裕而議
論切直無所阿避不事細藝不懼咎崇卓有
儒者氣象〔文德實錄〕
讃岐永直讃岐寒川郡人本姓讃岐公幼入
大學好讀律令性甚聰明所聽輙誦弘仁中
補明法得業生兼但馬權博士數年奉試及

第天長中為明法博士歴左右少史兼勘解
由判官承和中授外從五位下為大判事明
法博士如故歳中兼勘解由次官尋改賜姓
朝臣隷右京歴兼出雲權介阿波權掾法隆
寺僧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直名犯狀右少辨
伴善男與右大辨正躬王執論善男辨口便
佞蒙帝寵遇遂誣正躬王等許容善愷違法
之訴免其官爵先令明法博士等斷正躬等
罪永直畏憚權勢不肯正言然執律私曲相

須之義大忤善男之旨嘉祥元年刑部少輔
和氣齊之犯大不敬當絞詔減一等流伊豆
永直坐其事流佐渡（三代実録按續日本後紀佐渡作土佐）及
帝不豫流人遇赦量移永直許入京（續日本後紀按
三代実録文徳即位明年特從恩免徴復本位）
復為明法博士大判事（文徳実録三代実録）頃之復本位齊衡中
以老羸乞骸骨許之以明法博士養病於家詔曰明法
博士律令之宗師也惜齒有耆耄不傳正説
宜令諸生就第受讀永直閑卧私第生徒從
而受業或部省就門庭修講竟之禮法家榮
之貞觀初叙從五位下四年卒年八十永直
經歷数官判决能究其旨後之使司咸取則
焉大判事興原敏久明法博士額田今人等
举刑法難義数十事欲遣人質問于唐永直
見之一一辨折疑滯釈然其該通如此子時
人傳父業政姓和氣朝臣至左衛門大尉從
五位下（三代實録類聚國史）

伴成益右京人也父宇治人從五位上成益

少入大學及長能文章登進士科爲左京少進天長中歷式部少丞右京少進授從五位下承和中歷大藏少輔右少辨左中辨叙從四位下成益爲人質直奉法不阿權貴譏僧善愷之訴不合旨奪官爵嘉祥中授正五位上文德即位進從四位下出爲丹波權守境内清肅以廉潔稱仁壽二年卒年六十四（續日本後紀、文德実錄）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藤原冬緒

安倍貞行

在原行平

藤原山蔭

藤原冬緒參議麻呂曾孫父豐伴豐後守豐伴

尊卑分脈作豊彦今從公卿補任一代要記冬緒兼和中為勘解由判官除式部大丞補藏人補任十四年授從五位下為右少辨嘉祥中歷伊豫攸春宮亮仁壽齊衡間進左少辨從五位上為肥後守貞觀初入為右中辨帝讀孝經冬緒與大江音人侍之是歲叙從四位下尋為太宰大貳三代実錄補任歷彈正大弼右大辨兼勘解由長官美濃權守十一年又為太宰大貳拜參議補任要記上書陳四事一曰凡軍旅之儲烽燧尤切而數十年來國無機警雖有其備未知調用

若有非常何以通知今須下知管内國嶋試擧烽燧彼此相通以備不虞若不言其由恐驚動衆心望請下知事由依件調練二曰比年之間公私雜人或陸或海深入遠尋営求良馬出関之數凡千餘疋夫機急之備馬尤為用而無頼之徒每歳捜販若有罄之如非常何令將施禁制翻致謗讟當下知豊前長門二州四年之間禁止出馬三曰諸國雜米各隨其本色輸納諸司諸所而成諸司全納

用盡或諸所多致未進公途有闕至有期會不得廻撓貢進之怠莫不緣此宜立嚴制庸米雜米總納税庫四日穀倉院地子交易物比年間令監一人勾當其事毎年交易輕物輸進因茲勾當之人年初請領直稲其後府司責其返抄而左右巧容不肯究進遂使不知之吏拓放還之煩熟尋其由理不可然九一官之事官長所行縱有其人何患不濟而更置專當還致物煩望請當從停止府司一向交易奉進詔從之三代実錄明年叙正四位下尋遷民部卿十七年兼伊豫權守帝讀史記詔冬緒特侍其席明年叙從三位兼播磨權守元慶中累表請致仕不許拜中納言叙正三位詔換挍河内和泉兩國遂攝其事頒下國司聽其處分數年轉大納言上表辭之不許尋兼彈正尹仁和三年累請致仕上表曰臣懸車之期一過歸畢之望弥深叩重闈而木通叫層天而無聽臣舊無耆耄之德猥居

献宜之官少不如人追感燭武之諸老而彌
耄猶耻趙孟之談故流水不廻空起歎於川
上漏箭已盡豈犯羅於夜行伏念祿俸者士
之所貪求也聖明者代之所希出也臣以八
千年之残息過一千歳之惟新方當惜此下
春之景圖彼上庠之榮疲驂解駕暫徘徊於
黌軒之前涼燕辭梁猶栖遲於廣廈之下而
月制初迫氣力不隨心識之内邈如河山手
足之間遠同楚越仰北闕而隔趁拜望東岱
而催歸魂撫躬懷寶兢兢於素餐之惶揣分
知歸遑遑於青蒲之請伏冀降油雲之澤感
匪石之祈務帶彤闈婦頻素里收龍章之安
龍就芰服面待終豈比掛冠都門疏傳遺漢
朝之榮貴竊慕擊壤野外逸老樂堯年之餘
生訖許之（三代實録）寛平二年薨年八十二（補任要記）
子灌木大學助（尊卑分脉）
安倍貞行大納言安仁之子也（三代実録）仁壽中
為右衛門權佐撿非違使齊衡天安間轉左

衛門權佐為大和守文德實錄貞觀初任刑部大輔為攝津守下毋憂解職詔起之十四年授正五位下為陸奧守及拜辭列而升殿賜飲及御衣明年奏曰爵祿之興為優功績然則授叙之事當必其人而比年國司不依勞効任意授爵由是預祿者衆調物減耗所司勘出歷代不絕望請夷停位階每年立叙法選有功之胤隨年死之闕叙補二十人已下又曰国中之政莫重收納然則分配之吏可勤

其事而任用之官未必其人或被誘郡司税帳納藁為稻或見賂富饒酋豪以虛為實須據格旨必科其罪而偏貪俸料不畏者罪望請奪致虛納欠損国司之公廨先補所欠然後科責若欠物巨多公廨數少長官已下相共塡納元慶中叙從四位上任太宰大貳詣闕辭見賜御衣一襲拜舞而出親王公卿參侍伏下遮留負行餞之以內藏錢一萬充圍碁賭物酣暢而罷先是少貳藤原房雄行警

固事遷任肥後守無人勾當負行奏請罟伏
烽候是長官之職然則警固有例何必別配
勾當宜停少貳勾當府司隨宜処置又令筑
後豊後西國長官先經府司後聽入京若無
府解不得輙発救從之（三代実録）
在原行平阿保親王第二子也初為諸王天
長三年其母伊登内親王為子男上表請賜
姓於是行平兄弟賜姓在原朝臣（三代実録）兼和
中補藏人叙從五位下為侍從累遷右近衛
少將齊衡中除因幡守天安元年為兵部大
輔尋轉中務任左馬頭（文德実録 補任）貞観中四遷
左兵衛督前後歴播磨信濃備前備中四國
守叙正四位下十二年任参議為撿非違使
別當尋轉左衛門督（三代実録 補任）補藏人頭参議
補藏人頭是為始（藏人補任）明年叙從三位任太
宰権帥（三代実録 補任）先是漕筑前肥前等六國穀
為對馬年糧年中漂没十之六七漕丁溺死
全到者寡行平奏請停六國運漕発其民营

壹伎水田為對馬年糧停壹伎年貢課之六
国又肥前松浦郡庇羅値嘉二郷産竒石香
藥唐人来者多採之新羅人掠奪貢舩者亦
經此島行平奏請曰檢案内九國三島
至于天長元年停多褹島隷大隅國止貢百
領鹿皮費二萬六千餘束稲之故也今此二
郷地勢曠遠户口殷阜又土産所出物多竒
異而徒委郡司恣令聚斂彼土之民猒私求
之苛切欲貢輸於公家總是國司難巡檢郷

長少權勢之所致也加之地居海中境隣異
俗大唐新羅人来者本朝入唐使等莫不經
歴此島府頭人民申云去貞觀十一年新羅
人掠奪貢舩絹綿等其賊同經此島来以此
觀之此地則當國之樞轄宜擇令長以愼防
禦又人民等言唐人必先到此島多採香藥
以加貨物不令此間人民觀其物且海濱多
竒石或鍛錬得銀或琢磨似玉唐人取其石
不曉土人以此言之委不以其人之弊大都

如此望請合二郷更建二郡號上近下近便爲値嘉島新置島司郡領任土賦貢但其俸料擧定正税公廨之間令兼任肥前國權官公卿議奏曰聖人濟世以便物爲先明王馭民以制宜爲貴今行平所請二條漸欲有運漕之費存任土之貌臣等商量管水田免年糧事并仍舊謀合權宜試許二年先明息耗合兩郷爲一島苟謂利公豈期膠柱宜隨其所陳允之（三代実録）元慶中兼治部卿任中納言

叙正三位遷兼民部卿（三代実録補任）上表辭曰臣謹檢人民損益倉庫盈虚雖繫國史之常憂復關所司之明察既往任此職者皆是詳通政事廣蹈吏途僉曰之容其贍所屬而已臣累佩銀魚久忍尸素縱朝粉骨已無才智之可施空叩丹心唯有老病之相迫上畏玄鑒下愧蒼生伏願陛下曲廻聖恩罷臣所職勿俾微臣爲天工之盜機要爲閑曠之官不許（三代実録 菅家文草）仁和初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尋上

表曰年滿致仕人臣之定節職罷賜聽人君之恒規仰恒規於帰黻行瞻目盡知定節於止足趁走何堪臣誤藉時來枉登華顯寵光之榮已極盛於生成鳴霈之潤甚深過於涯分今臣齡至七旬位高三品薄氷隨步迷鐘鳴於夜行玄鑒兼顏恐漏盡於隓罪流汗於絳縣老臣性愚蒙同貌於白首節臣鬚霜雪逢名遂之時行身退之道臣才聞焉當懸車之年負竊位之責臣所愧矣伏願陛下養臣以罷所職優臣以賜放帰令者有所終責得所塞不堪悃款之至敕曰卿松栢之貞珪璋其德憂國毎形於顏色愛君無惜其賢賜而能屈伸有常終始以道謙謙接古人之義汲汲興大耋之嗟雖知卿有懇誠寧使朕無喉舌卿其抑知止絶遺采勉體虚懷仍斷固請魏陽元之就第當卜後年薛廣德之懸車莫視今日亟表曰臣行平言中使左近衛少将藤原朝臣高藤至伏奉敕旨不聽臣致仕抑

過臣乞身編綍出而成文恩浥垂露毫毛醐
而無効首戴高山臣尸素尚矣妄濫虞舜之
官老耄及焉空忝王戎之任焦思之憤已滿
將稅累於薄韋噬臍之悔不休願避路於振
領荀守職之成逵更策名而何取況臣負薪
寄質伏枕留魂每歎蒲柳之香風唯感葵藿
之向日誠切莊舄欲表戀越之声苦同劉公
遂移卧偉之病今陛下優臣既以國士之分
臣許陛下豈以衆人之心雖亡蹈踏迷方雖
亡寒温乖過不忘奉身而退猶耳量力而行
臣情見於辭涙隨於汗宸嚴鑒實恩許罷官
詔不許又上表曰臣重累表章反覆祈請愚
誠難達聖瞳未回適兼宣喩雖感亭育之仁
敢布腹心庶收号令之汗臣留形於藥劑之
中託命於桑楡之際老之亡至嗟呼命焉況
位望甚高榮達之分有限年毛已滿危淺之
生不常當陛下晏食霄寐之労徼臣不勝趁
拜顧徼臣尸位曠官之責陛下必賜哀憐臣

匪席之誠豈巻舌於残喘臣結草之念将酬恩於枯骸伏願陛下知臣赤心察臣丹悃褒晃孫於一日勿奪宿志於匹夫詔許之（三代実録）寛平五年薨年七十六（補任）嘗奏創奨学院於左京三條（西宮記事畧抄引御記拾芥抄）子遠贈右近衛将監友于参議大宰権帥（三代実録）

藤原山蔭左大臣魚名玄孫父高房越前守山蔭齊衡天安間歴左馬大允右近衛権将監補蔵人叙従五位下為備後権介貞観中

遷右近衛権少将復補蔵人兼美濃守（補任職事）尋叙従四位下擢蔵人頭兼右近衛権中将（三代実録）及陽成帝立奉仕上皇表請賜本品秩罷中将不許元慶元年上表曰姑山之下既非多士之林魏闕之前自是群材之府仍辞帝閽請奉仙闈而入願至切天従未彰伏願天恩假以殊貸停臣中禁八屯之将終臣外州四年之秩則上有成功之慈下無忘恩之累詔許之為右大辨表辞不許三年又請

解職不許尋拜參議及檢校諸國班田山蔭領攝津遠攝其事仁和二年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兼民部卿（三代実録）四年薨年六十五（補任 要記）山蔭建祠於吉田以祭春日明神至今崇奉相繼（諸神記）世傳山蔭能割魚鳥時人稱得庖丁術子有頼從五位下但馬守公利從四位下但馬權守遂長從五位下主殿頭言行正五位下左近衛將監兼三從四位下陸奥守仲正從四位上左京大夫攝津守僧如無大

僧都（尊卑分脉系圖）持律精苦頴敏過人宇多法皇酷重之（盛衰記○十訓抄曰山蔭赴筑紫見漁者捕亀將殺之憫而買之放去後攜嬰兒浮海妻悪非己出與乳母謀為誤失手墮海頃之一大亀負兒而出得不死所謂兒即如無也盛衰記亦載此事為所生母嘗放亀與此少異）生子在衛自有傳（據盛衰記如無持律精苦不應有子蓋未披剃時所生也今無所考）

大日本史卷一百二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五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藤原保則
小野春風

藤原保則右大臣繼繩曾孫父貞雄左兵衛佐齊衡中歷治部民部大少丞貞觀初轉兵部大丞為式部少丞八年叙從五位下補備

中權介（公卿補任）先是元旱飢饉道殣相望群盗公行邑里蕭條英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稍遠郡民或劫掠相殺或連袒逃散境内丘墟至無單丁前守朝野貞吉為治苛酷郡司有小罪者皆著鉗釱人民犯纖毫者捕案殺之囚徒滿獄什嚴塞路保則到任之初施以寛政宥小過存大體放散徒隷綏撫賑恤勸農業禁遊費於是百姓襁負来附如歸田園盡闢戸口殷阜門不夜扃賦税倍入遂受租税返抄三十四年受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以来未嘗有此類也十三年以労叙従五位上（三善清行所著保則傳）任備中守（按補任是月任守而保則傳云即遷備前介據下文公在備前一如在備中補任所記是也今從之）十六年轉備前權守政績一如在備中凡厥僚下若有姧伏不発擿其咎竊諂之云君久疲学官初得此官必當立其廉節勉取栄誉豈可滞一州小吏乎然而上養父母下給妻子撓性屈心受此濁穢是皆貧窶之憂羈累善人僕有薄俸隨君所用以資之謹勿犯官物即分與

大日本史　巻之二百三十

其俸於是風化大行吏民畏愛号曰父母備
前備中界上有吉備津彦神國有水旱則躬
往禱之必致感應若境中有姧者神必罰之
神嘗見形語云感公德化冀助公爲治終此
善績由是治化兩國年荐豐穰百姓和樂時
安藝盜憑險刼備後調絹逃入草莽道歷備
前石梨郡問逆旅主人曰此國太守政績何
似對云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之人盡爲
廉潔恩信之感自通神明故國有姧濫者吉

備津彦神立降誅罰具語及其治化本末盜
色大変終夜歎息不寢向曉馳詣府門叩頭
自首云小民無狀畧奪備後官絹四十匹政
過服罪願賜生命保則召盜語曰汝知向善
終非惡人即與米糧封贓絹付盜移備後僚
下皆云姧盜恐不達彼国保則曰彼既改心
帰誠豈更有変乎盜得移文遂送備後守小
野喬査悅即放盜自詣備前拜謝其以德感
人皆此類也十七年秩滿帰京兩備之民悲

號遞路戴白者各捧酒肴拜伏道左保則謂老人之心不可違為之留連數日相次競至不可遏止保則乃竊乗小船而去有從者未到者暫泊和氣郡方上津備前郡司等聞其無糧儲漕白米二百石至泊處保則感其志受之不辭郡司等意此人過贏必不受及聞此報大悦頃之保則與國講讀師書曰舟中頻有怪風浪巨測望率僧徒來會津頭以祷海行講讀師率國分僧至保則語曰願諸僧各誦般若心經一遍足矣即以米悉與之夜中挙帆而去十八年任右衛門權佐兼撿非違使保則語所親曰昔者帝堯之民可比屋而封之時皐陶以大賢為獄官若有疑罪則令獬豸決之豈有枉濫之罪（保則傳此下脱闕無所考正）尋為民部太輔明年轉右中辨（補任）元慶二年出羽夷叛燒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戰數不利攝政基經密召保則命招討之任保則辭曰非敢愛惜微軀恐貽朝廷之恥基經曰

自天智天皇時藤氏世立勲績朝所倚頼方今身非伊周忝摂家宰遭此寇乱内慙外懼凡葛之義君亦可悉願盡智謀勿為飾譲保則曰必不得已可用愚計者冀露肝膽無有所隠恐殿下不能用耳基經固問計保則曰蝦夷内附以来漸二百年畏服朝威無有寇逆如聞秋田城司良岑（按良岑姓也然則名闕若以良岑為名則姓闕蓋闕文也）聚歛無厭徴求萬端故致積怨反叛夷種合従賊従数萬窮寇死戦一以當百難與

争鋒如今之事者雖坂将軍再生不能蕩平若教以義方示以威信播我徳音変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基経曰善保則曰今雖以恩信化之而醜類衆多猶有不馴服者可以兵威臨之前左近衛将監小野春風累代将家驍勇軼人前年頻遭讒謗免官家居願先令春風率精兵示以朝廷之威信然後以徳招致未歴数月自應銷散基経大悦加保則正五位下即以右中辨兼出羽権守擢春

風為鎮守将軍及陸奥介坂上好蔭皆受保則節度（保則傳）左衛門權少尉清原令望為權掾右近衛将曹茨田貞額為權大目並帯本官以討叛夷乃敕出羽國司曰近日夷虜凶逆残害不止仍以保則任彼國權守宜從指麾勿失警備（三代實録）保則奉詔進発晝夜兼行飛驛継進以奏形勢時夷虜強盛官軍屢敗城堡失守群隊陥没従騎十餘人皆無不褫魂奪氣而保則容色不變略無畏憚之意（保則傳）六月到州察行事運籌策遣權掾文室有房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權大掾南淵秋郷等率上野見到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拒賊於河北時秋田城下上津野大内榀淵等十二村為賊所據有添河霸別助川三村夷俘帰順之地也即令三村俘囚並良民三百餘人拒賊於添河次攻雄勝後将侵府雄勝城兼十道之大衝最為要害仍遣左馬權大允藤原滋實及茨田貞額等以雄勝平鹿山本

三郡不動穀給郡内及添河覇別助川三村
俘囚慰喩其心勸勵之俘囚深江稱加止王
作正月麻呂等感其恩賚誘二村俘囚二百
餘人夜襲殺賊八十人燒其糧食舍宅邊民
声言津輕夷狄與出羽賊同謀或云不同保
則以為若不同則上野軍足以討滅之若同則
雖大兵難可輙制上野下野陸奥三國軍士
總四千人其陸奥軍先既亡歸上野軍且來
六百人下野軍雖入界未知強弱津輕夷俘

其黨多種不知幾千人天性勇悍慣習戰鬪
若連逆賊其鋒難當乃奏請常陸武藏兩國
軍合二千人以戒備非常廷議勅符曰以夷
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今覽來奏給官米穀
於雄勝郡俘囚多破夷從此討之上者也亦
省來奏津輕夷虜天性麁獷若連山類實為
難制塞下流言南北異曰或云既同或云未
同請發常陸武藏等兵備其非常今如奏状
同否未審若果不同者所率見兵可得摧破

加之小野朝臣春風坂上大宿祢好蔭等各領精兵官待軍到振其威武但豫敕諸國簡勇敢士若有危急馳傳上奏隨即差發赴救非晚務運奇策繫其狂心八月敕曰重省来奏曲折具之事用奇正兵家所貴今募俘虜多藏醜類雖是夷人慕義之至抑亦國宰撫馭之得方臨機之畧實當如此其能仁法天等忠誠頻著聞而喜之克遂功績不亦美乎（按能仁法天蓋歸款夷俘之名而事迹無所考）且春風好蔭等敢

陸奥路入上津野村與兩國兵夾攻首尾今如来奏已得要畧兵術雖多制勝為先左之右之隨宜禽賊窮其巢窟勿令逋脱仍送絲帛一百四十匹於出羽班給俘囚又令越中越後二國送米谷一千斛以充軍糧九月敕曰所以遣春風等發精兵者為赴彼國之急而今来奏曰為賊氣已衰官軍思奮重之迎軍運糧為煩不細因茲論之春風等之前却在彼國之強弱耳量勢施計不得遙度若當

國之力足以制賊者移苦而返之不必迎引且律輕渡島俘因尋所請之事以夷撃夷古之上計但野心難馴動靜易変偶生他意後恐難制宜量事勢隨便進止至于饗會秋俘非事之急若殄盡賊徒労賜不晩今挙城燒亡無処會衆但拔有功者加其賞賜足以勸勵戎士何必大饗更致騒擾乎且其殺獲生禽頗知破賊弥以勉勵速成大功州書頻奏驛使屢馳務施平寇之策勿以稽延歲月先

是賊三百餘人来秋田城下請見僚佐乞降文室有房藤原滋實單騎直到賊所聽其降是日權介坂上好蔭率兵二千人自流霞道至秋田営鼓譟而来盛建旗幟大觀威武既而鎮守將軍小野春風率兵四百七十人至秋田営北宣言春風御詔先入上津野敎喩賊類皆令降服於是賊酋七人相從而来保則策其形勢知有降心然義從俘因相謂曰歸款國家賊之所怨若不殄滅後必相報仇

家多種豈得不懼加之乞降者其體踈慢不恊旧例係則奏状取決十月勅曰夫兵凶戰危先哲炳戒事不獲已乃用之耳今逆虜悔過請欲帰順其於容許有何不避但古之降者去其甲兵面縛待命裁得制其死生然後可謂降伏帰降之法若同舊制可速容受若懷兩端言與事異奮我兵威一挙誅滅義従俘囚之言不可不反覆觀德耀兵隨機可施慎莫信其虛詭貽哂於後十二月降賊進所

掠奪甲二十三領言曰皆悉截破稱身紛裁一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奥地或所居隔遠所遺甲胄捜求追進於是清原令望藤原滋實茨田貞額等議曰今乞降之賊二百人所進之甲二十有餘賊多甲少野心難測疑是矯飾須待後進許納小野春風議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亦蒙犯霜雪乞降懇切若懷疑慮抑而不納猶去逸就勞非所以樂成保則以為令望之議雖有理春風之

謀非無權遂加慰納奏其狀又奏渡島夷酋百三人率種類三千人詣秋田城與津輕俘囚不連賊者百餘人同歸聖化若不勞賜恐生怨恚由是遣權參藤原統行權掾文室有房及令望滋實貞額等勞饗（三代實錄）初春風至秋田營挺身入虜軍具宣朝命如保則意於是夷虜叩頭拜謝云異時秋田城司貪慾暴獷谿壑難塡若毫毛不愜其求者楚毒立施故不堪苛政遂作叛逆今將軍幸以天子恩

命而詔之願改迷途歸幕府乃競以酒食饗官軍豪長數十人相率隨春風至出羽國府保則召見慰撫時有渠帥二人不肯歸府保則語諸豪長二虜不來於汝心如何皆云殊自有謀願暫垂寬假後數日斬兩夷首以獻之保則即發使撫納餘種自津輕至渡島雜種夷人前代未曾歸附者皆盡內屬保則復立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保則傳）三年改權守為真右中辨如故（保則傳補任）三月驛奏曰

按実録奏状首載奉勅符宣速進討而待小野春風坂上好蔭軍到而未遽発及春風至教喩受降故計利害暫停征伐之状冗長繁碎事皆見前故今節去取下一段此下奏状猶要刪繁亦此例也征戰之弊非只一途案去延暦年中所下當道陣圖以一萬三千六百人為一軍分作三軍輜重八百人擔夫二千人而今上野下野両國之軍千六百人輜重擔夫二十餘人好蔭所率之兵五百人輜重擔夫千餘人因茲言之多違舊例中國之軍去年七月到著陸奥之兵九月入来會合参差整頓

有妨或臨陣難列或聽皷易迷皆是忌戰日久習之令然也國内黎民若干苛政三分之一逃入奥地所遺之民兼數年之弊無自存之方況軍興以来運轉軍糧云今両年少時不息無用之卒騷動部内待敕之処還致巨害管最上郡道路嶮絶大河流急中國之軍路必経此迎送之煩不可勝計今重請大兵停討降虜國弊民窮難可克堪若慰撫部内之窮卒據出奥地之逃民留中國之甲冑選

當土之例矣則降虜難及不足復畏因此変亂不窮誅戮恐控御如失邊難不絶更発大軍撲滅無燼國家之長策天下之上計也臣等不敢專决持疑於懐進退之間謹待天策詔令上野下野両國在軍甲冑器仗留付出羽六月又驛奏曰臣保則等行事相違兵威未振適降恩詔暫罷征討逆類再生平民復業但臣等以為夷狄之性強弱難測朝為軽寇夕甘重戮縱請降之後如有小変臣等恐偏

慮存国還陥罪戾望更賜天使撿察其事三代実録州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多産珍貨豪吏兼并私増租税恣加徭賦権門子弟年来求鷹馬無有紀極邊民愚朴唯随其求不知所訴由是編氓貧窮黠猾多致富逮保則厳張憲法有不法者捕而案之百姓安堵邊庭清平時陸奥夷虜有訟皆至出羽取决初保則在両備専以仁恵化之及治出羽厳以理之吏民有罪無復所宥四年四月召入京在朝卿

相皆稱其勳績保則辭謝云此皆朝威之所致非愚略之有施是時天下皆以為保則不勞一卒平定大寇朝廷必當賞其殊勳而以其辭讓遂無優崇之制良岑貪婪致此寇乱而亦無懲惡之典由是衆議多譏基經刑賞失柄保則性樂靜黙不好劇務屢陳基經固辭辨官五年任播磨守（補任為兼播磨権守）辭不赴六年進從四位下保則曰年既老矣當修功德為冥資我聞讃岐國多紙又有能書者當赴彼國

書寫修多羅阿毗曇等請為讃岐守（補任為兼讃岐守）州民皆學法律動成諍訟自保則入境人皆知廉恥風俗大改秩滿歸京居西山別墅無復出仕之志仁和三年任伊豫守辭不赴除太宰大貳進從四位上保則頻稱病不肯就職朝廷屢加慰喩強以發遣保則在鎮府政尚清靜吏民感服令行禁止先是姦猾猥聚鎮西筑前筑後肥前三國尤為群盜之藪澤人有蓄積者往為殺略郷閭騷擾道路隔絶

府官及國司発兵捕殺不能禁止保則莅鎮皆云宜多発軍士悉誅鋤之保則曰吾聞渠帥率非編戸之民或良家子弟或舊吏僕從遂衣食之利取婚姻之便寓居邊城猶如桑梓而比年不稔生産失利無頼之輩同悪相済州民赴之大半為盗今悉捕而殺之則里落之内閒而無人縱有隣國之警誰人城守乎此輩未必懷山狡之心多是為飢寒過迫而已若施以恩恵自應食椹改音即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徒大悦相語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不盡孝子之志乎相率改行寛平三年辟為左大辨（保則傳此下在公被召入京之後未歴數月太宰府上奏之文然又字殘缺無所考正今不取）尋任参議兼近江權守遷兼民部卿七年卒年七十一（補任）保則天性廉潔以身化物僚下有貪穢者推誠教誨若遂不悛不與之接言語見其有一善則喜見顏色常稱譽推擧助成其美又有知人之鑒嘗任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為掾保則稱

曰必當為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讃岐時管原道真代為守保則竊語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皆如其言年未五十不近婦人潜心佛教尤熟空観常誦金剛般若經未嘗退倦撰集諸家義疏以為一部究討其義莫不該通自未有疾忽語人曰死期既兆何可終身於塵勞之中乎營一室於叡山東坂薙髪為僧晝夜念佛名數月而逝（保則傳）子清貫昌泰延喜間累

歴顕職至正三位大納言兼皇太子傳延長八年震死於清涼殿年六十四（補任　扶桑畧紀）

小野春風從五位上石雄子也（三代実録）累代将家驍勇超人（三善清行所著藤原保則傳）貞観十二年叙從五位下補對馬守奏請二事一曰軍旅之儲唯在甲冑甲冑雖薄助以保侶請縫造調布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絶輜重難給請以調布縫造納糒帶袋千枚而令士卒帶之以為急速之

用勅許之以太宰府庫布造之是月還肥前權介春風兄春枝為陸奥權守春風奏曰往歳臣故父石雄家有羊革甲牛革甲各一領弘仁中在陸奥被其甲討平夷賊厥後兄春枝進之官願賜羊革甲以備緩急帰京之日宜速納官許之牛革甲給春枝三代実録稍遷為左近衛将監被譴免官家居保則傳元慶二年出羽夷反守藤原興世戦屢敗藤原保則以春風薦其政基経擢為陸奥鎮守将軍賜甲

冑一具與權介坂上好蔭星夜進発先入陸奥各将精兵五百人救之又敕須依格分付受領而率将軍兵向出羽國宜令前将軍安倍比高准見任例暫行府政既而春風至陸奥出羽權守藤原保則遣權掾小野春泉於鎮守府議軍事未至春風率兵四百餘取陸奥路入上津野宣諭恩詔賊徒悉降九月従上津野至秋田営春風少遊辺塞能暁夷語脱甲釋兵独入虜軍其宣朝命三代実録保則傳於

是夷虜大服奉書乞降賊酋七人相從而降
明年六月引軍而還仁和中叙從五位上至
大膳大夫攝津權守三代實錄

日本政府圖書

大日本史卷一百三十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